

未
七
人

民國十七年八月付印
民國十七年十月初版

未 亡 人

實價 甲種大洋一元
乙種八角



著 者 集 鼎 洛

出 版 者 新 宇 宙 書 店

發 行 者 新 宇 宙 書 店

總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
中法大藥房
一〇一號

新宇宙書店



未亡人

—

天氣真有一定的規矩，到了黃梅時節就整天整天的下着雨，近來這黃梅的雨連綿着下了幾天了，人一看到這種天氣就要煩悶。

年輕的小君達躺在自己的床上。他剛上了課下來，精神很是疲乏，但腦筋却擾亂得非凡，全身的血液和晚上不能成寐的虛弱人一樣儘在往上湧，他不住地想，無可擺佈地想，想他未來的前途，想得很是憂心。

這是他的常態，一天總要經過這麼一次，或者還有幾次的時候。

他已經過去的歷史是不大順遂的，他受盡了貧窮的磨折，喫盡了一切沒有錢的苦

楚和羞辱，把他的心也幾乎磨爛，胆也幾乎嚇破了。他常常暗自替自己算命，把已往之事推測將來，以爲自己是個最命苦的人，而這苦命一定要跟隨他一世的了。他想來想去，覺得很是害怕，往往在極平和的空氣中找出煩惱來，爲未蒙的黑暗的前途而戰慄，弄得他的精神很是苦惱，好像某一處神經已經有了病的樣子。

仔細考查他的家譜，他倒還是個仕宦的後裔，他的祖父在廣東做過兩任不十分大的官，受過許多親族朋友的敬仰，但他的官囊並沒有飽滿過，所以他死的時候君達的父親懊惱自己空做了一個官的兒子，家業已經不足以使親族朋友們注意了。至於小君達呢，這不幸的第三代的人自然更沒有聞到一點什麼氣息，他成了個平民，而且竟是個貧民。

現在他的父親和母親住在A路。他自從在這個學校裏畢業之後，正在恐慌着謀事的時候，校長先生就利用他這一點怯生生的心理，再用「師生情誼」的美名稱請他在母校任職，送他一張幾乎沒有空白的課程表，再說明每月送他二十塊大洋錢。在客氣方

面說來這一點真算不了什麼的。這個素寡交遊，剛剛畢業而正在急於謀事的小君達看起來，這真是校長先生看得起他之處，并且是賜給他的大恩澤，就不能不感激得幾乎流出眼淚，拜受了校長先生的聘約。但是這一點校長先生的大恩榮却不能彌補小君達的生活。他的母親因為病的關係常常不離床，父親一天到晚擎着一根煙槍，在一盞小燈上吹出那刺刺之聲來，沈醉在那補養身體的滋膏裏了，也是常常不離床。他們見君達吃盡了千辛萬苦才掙到現在這一點小報酬，不忿起來時，老年人的肝火就顧不到親生的愛兒了。君達不克盡其孝道，只好住在學校裏，一來家裏少一個年輕人吃飯，二來可以省下不少車費，這省下來的就可以買藥買老土，然而只好算貼補。

在母校裏做事固然是極有名譽而很榮耀的事，但那種地位却也有點難處：第一，現在的同事就是從前的先生；第二，現在的學生就是從前的同學。那先生們仍然搭他們的架子，那同學們仍然繼續他們的頑皮，沒有一種人來看重他。他在這二者之中成了個又不像先生又不像學生的畸形人，他就很羞憤而且很寂寞，有點孤凄了。

本來和他一樣受過校長先生的恩惠而被留在校裏任職的人還有好幾個，爲免寂寞計他也可以加入這般人的團體，但這般人又都自以爲是個先進者，對於這後進的人也要做出些前輩先生的風範，一點也不照顧他，他更有點悵悵了。

在這種境遇中過着的小君達所以很是憂心，整天整晚想着這些事。現在雖則幾點鐘的功課把他累乏，而這些心事倒反加陪上了他的身。

他的體格不很強健，身體瘦小，面孔上沒有什麼血色，頭髮也因爲血氣不旺的原故微微發黃，手是很小的，腳也是很小的。但在這種種上，却造成他一種特殊的美麗，這怯生生的態度，白晰晰的面孔確有些女性的風致，女子見了他，不知道她們心裏起什麼感情，我們男子見了他，實在很愛他而無原無故想把他抱一抱而摸一摸他的面孔的。

他這個房間很小而且很破敗，學校裏因爲他所得的薪水不多，待遇他不很週到，那些講究的器具儘管往別人的房裏送，却把別人所不要的東西來供給他。他自己也沒有什麼能使人家看得上眼的產業，所以這房間裏很是寒酸，就只一張小木床，上面鋪着不

大新鮮的被褥，一張帳檯似的桌子，算他的寫字檯，一張舊椅子，還有一張更壞的沒有抽屜的桌子，披着塊舊布，上面堆着些破舊東西和不值錢的書，其餘就只牆上掛着兩個洋漆已經脫盡的鏡框子，此外就沒有什麼東西了。

這不幸的房子也和牠的主人一樣可憐，從來沒有富貴人來看顧牠。就是牠的主人對於牠也沒有一點好感，牠天天看見牠的主人愁眉不展地走進來，接着就躺在床上，坐在椅上，沒有一些快樂的表情；牠呢，牠不會說話，不能安慰他，也只好陪着他沈默着憂愁着。

因為這原故主人和牠的感情更壞了。君達極不滿意這個臥房，各種東西都呆頭呆腦表示出他的窮，他看到這呆頭呆腦的樣子就深恨，猶之窮人看見自己妻子穿着破衣服的時候就越發生氣的一般。兩棵大樹森森地立在橫裏，一個牕前，遮沒了從南邊射過來的光線，以此房的一半罩上一個無界限的大影子。老實說來這影子倒絲得可愛，假使一位隨遇而安的藝術家或者詩人來在這裏面住，自然覺得這地方倒很清幽；但是君

達始終把這清幽當做了幽鬱，他以為這是晦氣，住在這個晦氣的房子裏一世也不得翻身的。

房子得不到他的愛，衣服也得不到他的愛。本來他的衣服太不好了，材料既不佳，樣子又難看，幾處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染來的油跡彰明較著印在下擺上，而領口和袖口因為和肉時常磨擦之故已經起了些絨毛了。假使一個什麼小店裏的學徒或者是不愛體面的人來穿他這件衣服，自然覺得這倒還可以將就而很足以遮蔽身體的；但是有知識的君達明明是一位先生，他的穿衣服還不單求實用，所以他以為這也是晦氣，穿着這種衣服也是一世不得翻身的。

總之，他對於這一切全都不能甘心，把這一切來送過他的一生尤其不能甘心，但是他明明受着這些東西的拖累，沒有方法可以擺脫，可憐啊！所有這些東西在這極破敗的房子裏已經這樣黯淡，自己看起來已經這樣無光彩，假使有個人走進來，只要比他稍些富裕一點的人，看了之後當然要輕蔑他，譏笑他了。爲着窮的原故而受人的輕蔑和譏笑

是怎樣一種不堪設想的冤枉事，常常受這種輕蔑和譏笑的人還有什麼希望！這是真冤枉，真慚愧，真無可擺佈呀！小君達一層一層想過去，心裏竟悲切得要哭了！

在這黃梅天氣，這房間裏格外慘淡，空氣中有些不愜人意的溫和，前面那個牀子外面停留着濃濁的濕雲，房子裏的桌子上椅子上附着一層粘手的潮氣，好像從此以後永不會晴的樣子。君達的精神今天格外不舒服，他不願意看見牕外的濕雲，但是當那思想的斷片的空間，他的眼睛就和那討厭的濕雲接觸了，一接觸之後他就像身體被裹在潮濕的棉花裏面，有種要掙也掙不脫的難過。

忽然那兩棵大樹的葉子輕輕地嘯了一次，房間裏驟然明亮了一點，有一陣輕快的風從外面吹進來，吹在他的面孔上好像羽毛輕輕拂着的一般，一絲晚霞的光也像金箭一般射到牆壁上的一個鏡框子上，那鏡框子受到這一條金光顯得新鮮多了，裝在鏡框子裏的一個古代美人，她的面孔鮮艷起來破出塵埃而含着笑。天是有點晴意了。

君達像病後的人受到太陽的和煦一樣，忽然心中輕鬆起來，肉體上到處微動了一

下，似乎每個細胞都在輕輕地跳動。這一忽之間他感到種解脫的快樂，猶如怕讀書的小孩子放學回來一般，他心裏蕩漾着，有種春天的空氣無形中來撫摸他的全身，他的心有點跳躍起來……他又想起女人來了。

這裏是個男女同學的學校，他每天能夠看見許多男學生也可以看見許多女學生。因為他不敢正正式式看她們的原故所以她們經過他的眼睛上的時候都是十分動人的，她們各有各的嬌媚，都在她們不自知的時候被君達先生收藏到腦筋裏去了。他這腦筋猶之是守財奴收藏珠寶的小鐵箱，平時不敢打開，只在一個人的時候纔定下心来打開來，一件一件玩弄着，咀嚼着，和現在一樣君達的小鐵箱打開來的時候，許多無價值之寶一傾而出，都各自放出她們的光芒，各自用特殊的美點到他的心上來親一個嘴。

『靈珊！你太好看了！』他心裏溫柔地說。

靈珊是一個音樂教員的姪女，誠如君達所想，她生得太好看了，她成了一個太陽星，許多男子的心都被她的吸力吸住，而像行星一般晝夜不息地環繞着轉動；君達也成了

行星中的一個，但他在這許多行星中彷彿是個海王星，離開她很遠，她的光射不到這裏，受不到她一點熱氣。

他有一個當醫生的朋友，和他一樣生得好看而且窮，不過衣服比他講究一些，不知道怎麼一來却和一個女學生發生了戀愛，那女子竟愛得他沒有命似的，幾個月功夫就和他結了婚。她是個獨女，家裏很有錢，那個本來和君達差不多窮的人，討了這個有錢的老婆也顯得闊氣，發揚多了。君達常常看在眼裏，心裏很羨慕他也很恨他。但是他對於君達好像也有點恨的樣子，近來不大和君達說話了，從前是常常在一起討論這個問題的。君達又想起這件事來了。他好像看見那個朋友和他的妻子偎倚着坐在漂亮的房裏，又好像看見他們穿着鮮明的衣服互相攙扶着在大街上走路，他恨恨地想起來道：『這東西的命運比我好得多，既然得着這樣一個貴人，又有無窮無盡的錢用，這是從那裏來的一步運氣呢？』

黃昏悄悄地從地上升起來了，晚霞照耀了不多時候，趁他不注意的時候，濕雲又補

足了那個空處，天色依舊很消沈，那可憐的房子看見他的主人從床上立起來，變得心灰意懶地在走來走去，這正和平常一樣不是快樂的樣子。

現在於君達最有希望的一件事，就是快要吃晚飯，那鐘大概快要鳴起來了。

在他這肚皮空着的時候，有一種聲音來填補了這時間的空虛，一個校役踏着樓梯上來，破開這房裏的黃昏的空氣。

『君達先生，這一封信是你家裏寄來的吧。』校役也渺視了小君達，把那封信往他的桌子上一丟，又踏着樓梯下去了。

這是他一個遠房姑母寫來的信。他很早就知道她要到這學校裏來當舍監，現在已經從T地到他家裏來了，寫的這封信是叫小君達明天回家去，她急於要見見她的姪子。

這是無關重要的事，對於君達的心理上沒有好處也沒有壞處，不過他也樂意看見他的姑母，這姑母他從來沒有見過，只從父親的口裏聽見述說過。

等他看完這封信，那吃晚飯的鐘聲在那裏悠悠地喊起來了

二

電車從東邊駛往西邊去，君達坐在電車裏。外面淫雨下得很是淒涼，A路一帶立在這道旁的樹木被浸得濕漉漉地像褪了顏色的布，漆着柏油的馬路上也浮上一層淺水，有些汽車要趕過電車去，發出幽涼而急促的喇叭聲，把低窪處的水濺了起來。君達坐在車的一角上，並沒有去注意那種天色，他的心裏又有些快樂又有些憂愁混亂地擾亂着，他快樂的是即刻可以看見他的姑母，姑母之來雖則對於他沒有什麼好處，但他在這極平凡而煩悶的生活中是很歡善去見到一位從來沒有見過的親戚的。所憂愁的是他現在要去的地方是那歷來使他心寒胆顫的窮苦的家庭，他不是不愛他的家，但一見到那種寒酸的景象他的心裏就要難過，他敵不過那難過，常常想躲避開來。

車停在A路口。他跳了下去，一陣急雨下得很是慌急，他匆匆忙忙走到家裏去。

姑母到他們家裏來自然是一件值得鬧熱的事，當然不能和平時一樣沈寂的，他剛走進大門，就聽見好幾個人的聲音，內中有一派清越的婦人聲音，他猜想這就是小姑母了。

他走到裏面，房裏早坐滿了人，有許多親戚都是來敘舊的，他的父親母親都在裏面，大家都在談着笑着，並且都在等着君達呢。

君達進來的時候，他起了一個念頭，就是要看看他這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姑母是怎樣一個人。他從前常聽他父親說他這遠房的姑母是很好看，很能幹的，昨天接到那封信的時候就想來試驗父親的話，當他進來的時候他的眼光就落在一個不認得的婦人的頭上，那個婦人也在同一時間內把她的秀美的眼睛望着他——這就是小姑母了。

君達的眼睛裏所看見的小姑母，她的年紀不十分輕也不十分老，她的身材不十分高也不十分矮，不十分胖也不十分瘦，她的眉毛長而細，眼睛很是明銳，鼻梁飽滿，嘴吧玲瓏，更有一團年輕時候剩下來的風韻藏在爲人所指不出的地方。她的態度十分安閒，說

話尤其流利，是個婦女隊中立得出來的人，是個可敬可愛的小姑母。

君達認得他的小姑母了。他笑着說道：

「姑姑的運氣真好，姑姑今天來，今天就下雨，姑姑把雨帶得來了。」

「你們看他還說我呢，自己淋得像隻落水的雄鷄似的……」

小姑母一面看着大家一面回報君達的取笑話。她很爽利，有點「女中丈夫」的樣子。一面說就一面笑將起來，這笑的聲音很好聽，不曉得生來就是這樣的呢，還不曉得是由什麼方法練習出來的。

小姑母一點也不拘束，和君達說不上幾句話，就問起學校裏的事情。她像一個女教育家一般，問學校裏的設備如何？學風如何？校長的學問和態度如何？教員有多少？學生有多少？凡所應該問的都問。君達告訴她學校是私立的。設備雖然不齊全也還不差，學生也不少，不過校長的態度不大好，太吝嗇，太刻薄，所以教員都不大負責任。凡是他所想說的都告訴了她。而且他自己在學校裏所處的地位也告訴了他。

『那末學校裏的報酬如何呢？』小姑娘好像很關心她的姪子，一邊問君達一邊看着她的哥哥和嫂嫂。

君達的父親一提起這件事來就升了火，『好大的數目，二十塊大洋錢！』他顯出看不起人的樣子伸出兩個指頭來說——那兩個指頭已經被烟薰黃了——接着手指縮進了袖管，把袖管拂了一下，像拂去一個蒼蠅似的。

『這也太刻薄了！真是豈有此理啊！就是在你學校裏畢業的學生末也不止這一點價錢啊！』姑母忿忿不平，她對全屋裏的人說，一如要請大家來評一評這個理似的。

『阿呀！要吃別人家的飯是難的！』君達的母親深深地嘆口氣說。她那感傷的性情幾乎要使她哭出來，似乎又要抹鼻涕抹眼淚了。

● 滿屋的人就把言語集中在這上面，來批評這個學校和校長。小君達一聽到諸如此類的話他的心就不安了。本來他今天打算來尋一點快樂的，不想話頭又兜到他的身上，這裏面用了許多「不得了，」「吃虧，」「受虐待」等不中聽的字眼，他又看見他父親